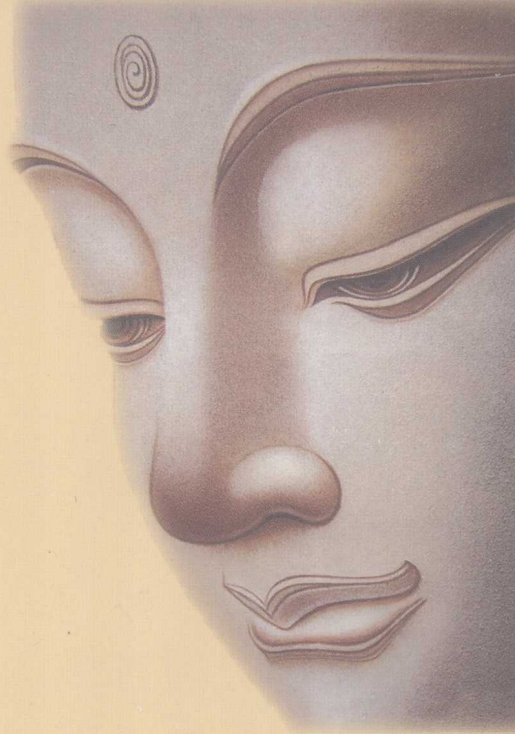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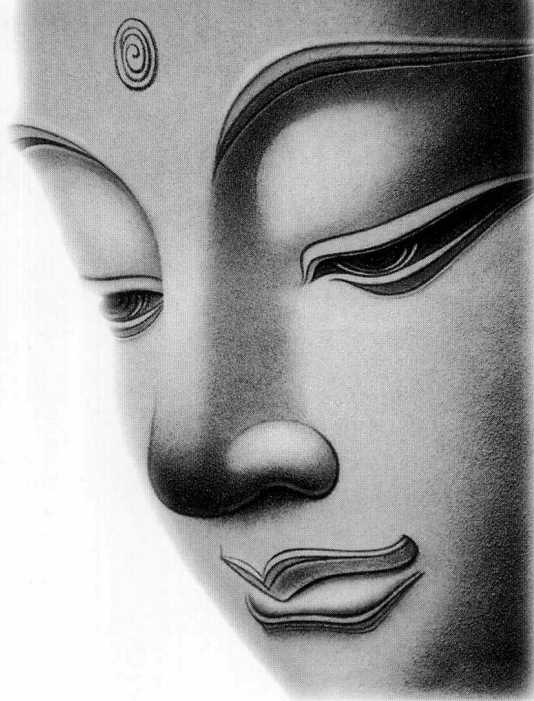
名人与佛教

(上)

慧禅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名人与佛教

慧禅 主编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云翔寺文化书系》编委会

主 任 慧 禅

副主任 王其兴

委 员 盛巽昌 潘文彦 陶继明

葛秋栋 赵 杰 凌志国

总 序

慧 禅

一、正确认识佛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出现的宗教，它产生在印度，发展在中国，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两大东方文明古国的思想结晶，起初只在亚洲流传，现已遍及全球。据上世纪 80 年代统计，全球佛教徒约有六亿人。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是当今社会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

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和种姓制度（种姓分四：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后来又分出社会地位更低的“贱民”），他主张众生平等，否定创世主的存在，提倡无神论。但是，印度佛教在后来演变发展过程中，释迦牟尼逐渐被神化，特别是 6 至 7 世纪时期，印度兴起密教思潮，终于将印度佛教改造成为神秘的宗教。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中国人用神仙方术去理解和接受佛教，将佛看成神。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走过了初传期、发展期、鼎盛期、衰落期四个阶段，经历了神学化、人学化、经院化和世俗化四个历程，佛教终于从神坛走向人间，从超世脱俗来到现实世界，可以说，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演变过程，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是由人学蜕变为神学；后者是神学走向人学。

实际上，真正的佛教就是人间佛教。惟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佛教才有生机，才有活力，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释迦牟尼在人间创立佛教，那么，佛教本来就应该是“人间”的。所以，佛在人间，觉悟在人间；佛法也在人间，佛法即是佛在人间

的教化。教化不是宣传,宣传是灌输,教化是启迪智慧。

佛教对待宇宙人生的态度,既不是唯物论者(“色即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不是唯心论者(虽然,佛经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里的唯心与哲学上的唯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哲学家所说的唯心,在佛学里称为意识。佛教所说的唯心是见分和相分的统一体。可参读唯识学),更不是唯神论者(前已述及,佛陀是人世间的觉悟者,不是创世主,也不是世界的主宰神。所以正信的佛教徒应是无神论者),佛教是因缘和合的缘生论者。这里所说的因,佛经里叫亲缘因,属平等因,是事物的根本;这里所说的缘,佛经里叫增上缘,是条件(可参看《百法明门论》)。佛教认为:世界上所有精神的、物质的事事物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从而也就推定了世人皆知的因果律。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这在佛教的唯识学中有详细而透彻的论述,唯识学是一门心物结构的学说。

佛教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分析历史,考察世界的现实,认为宇宙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始无终,因果相续,因缘合则生,因缘散则灭。我们就应该也能够把心量放到无量无边的大,与真如世界相契合,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破除法执和我执,真正领会宇宙人生的真谛,从而达到“无我”的境界——佛的境界。佛,就是觉悟者。这就是佛教全部理论中的核心要义。

诚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无常的,佛教认为无常即常。佛教所想实现于现实世间的,就是本着彻底而完善的正觉,适应时机,随顺当时、当地、当机,无不恰到好处。否则,实现于人间的佛教,就会成为一种空论、一种玄想。佛教讲得最多的,论述得最多的,而又最为世人误解的“空”,也就是空去我执的烦恼障和空去法执的所知障,并没有否定世间万象的意思,正是把我执、法执的斥除过程,始终置于人生世间。如果离开了人生世间,人生就难以觉悟,信仰也就失去了生命。依照这种世间觉悟的思想观念,当今人间佛教就可以其人道慈悲的宗旨,契合众生的心灵,以整个时代为当机,着眼于现代社会,

可以科学的、理性的、民主的、平等的身相，呈现于佛教。这不仅符合佛教菩萨四摄法道的精神，也是人间佛教得以践履的正途。

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广义上说，佛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包含方方面面，内容丰富而精彩的外来文化。当然，文化是不能封闭的，也不应该封闭。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旦相遇，就会碰撞、交汇、激荡、融合而产生出新的令人耀眼的光辉。像其他任何外来文化一样，佛教也一定要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才能得以在中国植根、生长、演化，而有成果。佛教的文化在中国两千年中，已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作为历史的载体，今日回顾，仍然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明显地观察到佛教的印痕，不少方面，可以看到其影响是根本性的。

文学方面，中国的古典名著，不论是分分合合的《三国演义》，或是英雄聚义的《水浒传》，《西游记》当然更不必说，或者是官宦人家豪门宅第的《红楼梦》，以及志怪小说、民间话本，虽然是题材各异，大都充满佛教的义理。因为优秀的文学必须获得对生活对人生的真正理解，肤浅的喜怒哀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不能仅仅拘于文学是情感的表现的机械命题，而忽略了文学还须蕴含人生哲理和反映时代的历史责任。

同样，唐人诗歌由于大量蕴含哲理的佛门诗偈的涌入，推动了哲理诗的发展，一扫伤春悲秋的愁绪，出现大量禅诗，留下一片清凉世界，人间处处皆净土，大大拓展了新的审美领域，被文学史称为诗歌的革命。

在美学上，无论是绘画、石刻、彩塑，佛教艺术给我们留下无与伦比的辉煌艺术珍品。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四川大足及精致非凡的承德外八庙，这些艺术珍品是佛教洒落在中国大地上一点点璀璨的瑰宝，它们的艺术风范，是后人无法企及，也难以模仿的。如果我们再一次聆听这些古老艺

术珍品遗迹的倾诉,我们会受到惊心动魄的震撼。对于现代艺术界来说,这是历史的珍品,从中有可以借鉴学习的无穷的宝藏。

在哲学思想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时期,与南北朝时期的玄学相结合,成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哲学思潮,到了宋明理学的发展,佛教从神坛走向人间,而与儒家的伦理哲学合一,成为儒化的佛学,直到清末民初,一批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时代精英,首先选择了佛教,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很明显,康有为的《大同书》所依即是佛教四谛说,谭嗣同的《仁学》,被人称为“应用佛学”,用的是华严宗圆融无碍,一多相容的教理。梁启超,堪称近代大思想家、著名学者,他的佛教专著很多,他明确指出:“佛教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并以此六大特征,表明佛教的积极性,可以救国救民救心。明确表示,“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当时及其后的一大批志士仁人,都十分赞赏大乘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世精神。“五四”大潮过后,更多文人(恕不一一列举)反观佛理,进行深刻的思索,在寻求中国文化建设的新路,知识分子信奉佛学,也是因为他们意在以佛家思想作为他们构筑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

综观上述诸多方面,可见:

佛教是一种思想,一种正大光明、教化人类净化心灵、创建人间净土的思想;

佛教是一种信仰,一种具有永久性、普适性和必然性的正确信仰;

佛教是一种文化,传承着两大文明古国基因的、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充满活力的、契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上世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么说:“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宗教能够解答科学上提出的问题,这个宗教一定是佛教。”

佛教是一种哲学,被恩格斯称为“佛教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阶段上”的哲学。

三、文化兴教,文化兴寺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必定是落后的、愚昧的,无法以自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宗教,也必定是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或者虽有一时的兴起,但必不可能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性的大宗教。佛教创立两千五百年来,历尽磨难,却越来越发展。如今已赢得全球六亿多人的信仰。信仰必须有理论做支撑,要建立在认识深邃的理论基础上,信仰才坚定不移,才是永久性的。缺乏理智之魂,易于激动,易于盲从,易于迷信。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佛教,理性地看待宇宙人生,理性地看待当今社会,用人间佛教的理念,观照世间,在净化自身心灵的同时,为净化社会,为建立理想的人间净土作出贡献。因此,人间佛教必须提高自身的品格,必须提倡佛教的正知、正见、正解和正信。

鉴于上述原由,云翔寺计划组织有识之士,共同编撰有关佛教文化系列丛书,初步拟订为:

一、佛教人物传记,历史上的高僧大德的大无畏坚毅求法弘法精神,以此激励后人,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人间佛教的教义教理,兼顾普及和提高,在弘扬慈悲精神的前提下,契合当今社会现实,用“当相即道”的理念,从现代的人生化、社会化、理性化为基础,修持人间佛陀,实现我们的目标——人间净土;

三、云翔寺创建已经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上曾经大有建树。因地处南翔,属上海嘉定地区,所以有关嘉定地区的佛教遗迹、佛教掌故、民间传说,作为我们丛书的又一个方面,出版一些趣味性和可读性较强的通俗读物。

我是僧人,深知要兴教,必有赖于文化,要兴寺也必有赖于文化。但毕竟所知有限,识见浅陋,愿望虽如此,付诸实施困难多多,丛书陆续出版中,有望高人不吝赐教,诸多方面同仁惠予指正,这是我衷心祈盼的。

前言 祥云飘然送心香

王其兴

佛教是东方文明的瑰宝。两千多年来,佛教一直对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东方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心理、道德、伦理、风俗等各个领域,无不留下佛教文化的印记。

上海云翔寺致力佛教文化的弘扬,编辑出版文化系列书系就是其中一项措施。作为文化系列书系之一的《名人与佛教》,意在选取一个比较有创意的角度,诠释佛的智慧和力量。非常荣幸的是,这一设想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首肯和支持。于是,经过多位专家学者一年的努力,在欢庆北京奥运圆满成功的喜庆日子里,《名人与佛教》终于奉献在读者面前。

如果说,佛教是智慧的教育,释迦牟尼佛就是智慧的化身。

为了彻底解救世人的痛苦,寻求彻底解脱的觉悟之道,出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太子,舍弃王位、离欲出家、精勤修行、战胜磨难,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彻大悟的觉者。

佛陀诲人不倦,向所有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人,平等传授亲身觉悟到的真理。

佛陀明示,世人学佛,只要潜心,符合中道,终能获得真实永久的幸福安乐。

佛陀开示,智者爱佛,能指引众生摆脱愚昧和偏执的束缚,走向自发觉醒的光明大道。

佛陀教诲,众生信佛,可以获得充分的思想自由,体悟生老病死等普遍性痛苦,止息痛苦、解脱自在。

于是——

许多在生死苦海中沉浮挣扎的灵魂，登上佛祖缔造的觉悟之舟，驶向安定祥和的彼岸。

古今中外，无数名人智士学修佛法，超越自我，觉悟生死，得大自在。

五洲有识之士劲吹学佛之风，佛光西渐、普被欧美之势，已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亮点。

佛是偶像，是无形而玄虚的，是似有非有的神秘；但佛又确实确实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支撑着许多人的精神大厦。

佛不仅让许多人相信：佛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而且以神奇的力量让人们相信：佛所传授的实践智慧和慈悲的佛法，不是消极遁世的麻醉剂，而是根治愚昧的睿智观察，劝人归善的醒世良药。世人无论生在何方，无论什么民族，无论文化高低，许许多多人都崇敬佛，仰慕佛，即使名人也不例外，便是明证。佛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可见一斑。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选取名人与佛的点点滴滴轶事趣闻，编缀成文，或能有助于扫荡迷信、确立正信、消除误解、矫正俗见。

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他们在某一领域有其过人之处。名人出生不分高贵贫贱，地域不分东南西北，文化不分高低深浅，信仰不分古今异同，他们都获得了成功；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几乎都与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许多名人对佛的见解独到精辟。

一代伟人毛泽东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鲁迅先生说：“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哲。”

赵朴初说：“二千年佛法是座宝藏，到这座深山中探宝，一定会有

难以想象的收获。”

所言者小，所寓者大。阅读这本雅俗共赏的书，读者朋友们可以透过名人身上的光环，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这些名人智士的佛缘，进而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乃至想见他们成功的点点轨迹。

世界文化犹如浩瀚的万里蓝天，佛教文化则是蓝天上一片片祥云。倘若这本《名人与佛教》，能像一朵不起眼的祥云，给读者送上一片启迪，送去一缕心香，那就是编者的莫大欣慰了。

是为序。

2008年8月28日

目 录

东汉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汉明帝刘庄:第一个接触佛教的中国皇帝	2
吴大帝孙权:最早在江南大兴佛寺	5
石勒:信服佛图澄	7
石虎:暴虐之主亦信佛	10
孙绰:一篇《喻道论》,留名亦传世	13
郗超:名士清谈也有佛经	15
苻坚:信佛亦黩武,哀哉	17
吕光:西征迎鸠摩罗什	20
姚兴:以佛教为国教	22
谢灵运:以山林结佛缘,以佛念说真情	25
颜延之:维护佛说,自有理论	29
沈约:发挥涅槃佛性说	31
魏孝文帝拓跋宏:少林寺的传说	33
梁武帝萧衍:皇帝做和尚	36
陈武帝陈霸先:佛牙传世,功德无量	39
杨衒之:天下禅宗第一居士	42
陈宣帝陈顼、后主陈叔宝:南朝君主尊智顗	46

隋 唐 五代

隋文帝杨坚:多次宣扬“我兴由佛法”	50
隋炀帝杨广:为智顗推为总提菩萨	53
唐太宗李世民:为求学问广译佛经	56
褚遂良:佛书碑传千秋	59

王梵志:诗作渗透佛理	61
文成公主、松赞干布:为西藏传播佛种	63
武则天:《大云经》在,可做女皇	66
孟浩然: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	69
李隆基:提倡儒佛道合流	72
吴道子:古代佛画第一人	75
王维:诗中有禅,禅中有诗	78
李白:一生好从名山游	81
裴迪:诗中有心,心向禅门	84
柳宗元:清冷幽寒,自是禅境	86
刘禹锡:儒佛互补,一生结缘	89
白居易:一卷《坛经》说佛心	92
韦应物:与皎然上人诗交	95
唐宣宗李忱:亦曾是僧人,驻锡安国寺	98
钱镠:播扬佛教于吴越	101
周世宗柴荣:整顿寺院,梳理僧尼	104
钱俶:末代国主打造江南佛教顶峰	106
两宋 辽 西夏 金	
宋太祖赵匡胤:皇帝赞扬佛法,佛法护佑皇帝	110
宋太宗赵光义:熟谙佛典,热衷佛典	113
杨大年:诗人说禅,别具一格	116
李元昊:以礼佛为国之一本	119
宋神宗赵顼:扩充、调整大相国寺	121
王安石:半山十年习佛典	123
辽道宗耶律洪基:最爱读《华严经》的皇帝	126
苏轼:读佛说佛学佛写佛,处处是佛	129
秦观:词中多有禅心在	132
张商英:未写《无佛论》,却著《护法论》	134

黄庭坚:由艳语丽词走上禅诗	137
岳飞:好慕佛理,淡泊功利	141
元好问:佛心禅意缀诗文	144
文天祥:结缘礼佛在诗篇	147
元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152
元世祖忽必烈:尊奉八思巴,大兴喇嘛教	155
刘秉忠:从和尚到三公	158
元文宗图帖睦尔:洗心于佛乘,毕生求禅心	160
顾瑛:儒衣僧帽道人鞋	163
杨维桢:东南有文士,好从方外游	166
明	
明太祖朱元璋:做了皇帝讳和尚	170
明成祖朱棣:和尚辅佐,得成大业	173
郑和:迎佛牙建寺院	176
唐伯虎:忘掉自我,诸法皆空	179
文徵明:以翰墨结佛缘	183
归有光:悟佛学随遇而安,度亡灵改写经文	187
任环:与少林武僧因缘	190
戚继光:诵经念佛学少林	193
汤显祖:剧中有禅,禅里生趣	195
嘉定四先生:香灯贝叶雨窗前	198
徐霞客:万里与僧游,足迹遍天下	202
冯梦龙:文学宣扬佛性,佛性丰富文学	205
钱谦益:恍然生身色界里	208
金圣叹:佛理常在批注中	211
吴伟业:生着儒服,死殓僧装	214

清

顺治帝福临:有佛缘有佛念未成正果	218
黄宗羲:一代文宗,亦儒亦佛	222
郑成功:促进佛教在台湾传播	225
康熙帝玄烨:无量寿佛现身	228
雍正帝胤禛:王子时参禅,皇帝时说佛	231
吴敬梓:《儒林外史》见佛学	234
乾隆帝弘历:一心向佛,半生礼佛	237
曹雪芹:红楼佛影在,岂是在梦中	240
袁枚:不佞佛也不辟佛	244
钱大昕:好向佛寺写碑记	247
郑燮:平生不糊涂,好与僧侣游	250
黄景仁:厌看春灯看佛灯	253
龚自珍:震旦佛弟子,西方求真理	256
林则徐:手握牟尼,犹念金刚	259
魏源:经世佛学又一人	262
曾国藩:法师一语点破梦中人	265
左宗棠:剑胆表佛心	268
彭玉麟:出世与入世,佛家情结在	270
翁同龢:月读《法华经》,不了也自了	273
谭嗣同:政坛奇才,佛学彗星	275
杨仁山:与日本佛教界的法谊	278

东汉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刘庄(28—75),东汉皇帝。阴后子。在位十八年。推崇儒学,继续完善光武帝刘秀制订的各项制度。

汉明帝刘庄:第一个接触佛教的中国皇帝

中国史书记载,最早接触佛教的皇帝是汉明帝刘庄。刘庄是东汉王朝第二个皇帝。

永平十年(67)的某天,刘庄在洛阳皇宫里做了一个梦,梦里见有个金人飞空而来。这个金人是什么呢?天明刘庄召集群臣占梦。大学者傅毅说:“我听说西域有个神,被众人尊称叫‘佛’。陛下所梦见的,想必就是他吧。”

刘庄恍然有所觉悟。随即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二人,前往天竺,寻访佛法。

蔡愔等人行行万里,来到大月氏国,佛没有找到,却遇到天竺的两个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其中迦叶摩腾擅长说大、小乘经。以云游四方为务。有年曾往天竺某小国,在讲解《金光明经》时,正值邻国入侵。他说:“不须惊慌。佛说:‘能说此经法的,大地之神将带来佑护,使能安居乐业。’今天虽然见有刀戈,当能化险为夷吧?”于是迦叶摩腾奋不顾身,出生入死,前往和解,遂使两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竺法兰能背诵经论数万章,被誉为天竺学者中的大师。他俩接受蔡愔相邀,都来到洛阳。

刘庄大喜,以相当高的规格款待来自天竺的高僧,遂在洛阳城西门外建筑精舍安置。精舍位于北邙山下,洛水之滨。它就是后来的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的第一座寺庙,而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人也就是最早到中国的两位“洋和尚”,史传由此开始有和尚故事。

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俩与蔡愔等使者接触